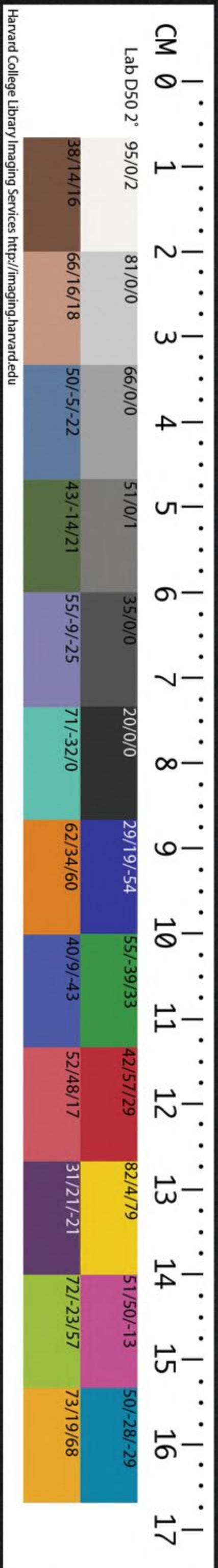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10 1941



不史新編卷一百八十七

列傳一百二十七

明南京戶部主事曹田柯維驥編

表臣

黃潛善

汪伯彥

秦檜

黃潛善字茂和邵武人登進士第至右司郎中宣和六年東都陷屢遷而歸州地及山之草木悉沒人地而山下麥苗乃在山上徽宗遣使募其地潛善被命按視以不容聞遂詔天下起免夫錢國因故地秦檜潛善戶部侍郎坐事謫常州遷知河陽府靖康之難潛善於大元帥所檄潛善將兵入援檄州對檄位秦檜潛善曰臣聞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七

列傳一百二十九

姦臣

黃潛善

汪伯彥

秦檜

黃潛善字茂和邵武人登進士第至右司郎中宣和六年東都地震既而蘭州地及山之草木悉沒入地而山下麥苗乃在山上徽宗懼欲棄燕潛善被命按視以不害聞遂詔天下起免夫錢圖固燕驟遷潛善戶部侍郎坐事謫亳州遷知河間府靖康之難高宗開大元帥府檄潛善將兵入援張邦昌僭位潛善趨白帥府得拜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副元帥高宗卽位拜中書侍郎時右相李綱將奏逐潛善及汪伯彥右丞呂好問止之未幾潛善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綱遂罷太學生陳東論李綱不可去潛善伯彥不可任潛善恚會歐陽澈上書詆時事潛善乘間啓奔東誅之明年金人攻陝西京東山東盜起潛善伯彥匿不以聞內侍邵成章疏二人誤國坐除名御史張所馬伸先後論劾坐謫伸道死潛善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鄆濮相繼陷沒宿泗屢警右丞許景衡以扈衛單弱請帝避其鋒潛善謂不足慮率同列聽浮屠說法俄泗州奏虜且至帝大驚決策南渡御舟已戒潛善伯彥方

共食堂吏大呼曰駕行矣乃蒼黃鞭馬南馳都人爭門而出死者枕藉人無不怨憤會司農卿黃鰲至江上軍士聞其姓以爲潛善也爭數其罪揮刃而前鰲方辨非是而首已斷矣中丞張澈劾之罷知江寧府落職居衡州鄭慤王廷秀繼論責置英州尋卒于梅州潛善嫉害忠良李綱逐張慤宗澤許景衡相繼貶死中外爲之切齒高宗末年以嘗任副元帥詔復元官

汪伯彥字廷俊祁門人登進士第積官直龍圖閣知相州高宗以康王使金至磁時金騎充斥嘗蹤跡王所在伯彥亟以帛書請王還相躬服橐鞬部兵逆王于河上

王勞之曰他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公未幾王奉蠟書
開元帥府以伯彥爲副將張邦昌僭立王承制除伯彥
顯謨閣待制升元帥進直學士王卽帝位擢知樞密院
事未幾拜右僕射方高宗初政天下望治伯彥潛善踰
年在相位專權自恣不能有所經畫御史諫官下至韋
布內侍皆劾奏之罷知洪州改奉祠尋落職居永州紹
興初再復再黜七年帝謂輔臣曰元帥舊僚往往淪謝
惟汪伯彥實同艱難宜與牽復始伯彥之未第也受館
于王氏秦檜嘗從之學而張浚亦伯彥所引二人在相
位其贊焉累遷檢校少傅保信軍節度使請祠卒贈少

忠定初伯彥旣去相州金人執其子軍器監丞似
父之乃還或云伯彥贖之似後更名召嗣

秦檜字會之江寧人登政和五年第補密州教授繼中
詞學兼茂科歷太學學正靖康元年金兵攻汴京遣使
求三鎮檜上兵機四事不報連遷左司諫金二酋堅欲
得地集百官議檜等三十六人持不可未幾除御史中
丞汴京失守二帝留金營金命立異姓意在張邦昌監
察御史馬伸言於衆曰吾曹職爲爭臣豈容坐視時檜
爲臺長卽進狀謂張邦昌在上皇時附會權倖其爲臺
國之政若付以土地使主人民四方豪傑必共起而誅

之終不足爲大金屏翰檜不顧斧鉞之誅言兩朝利害願復嗣君位以安四方非特大宋蒙福亦大金萬世利也金人怒取檜詣軍前二帝北遷檜從至燕山又徙韓州上皇聞康王卽位作書貽粘罕與約和議俾檜潤色之檜以厚賂達粘罕會金主吳乞買以檜賜其弟撻懶爲任用撻懶攻山陽檜挈家自軍中取漣水軍水砦航海歸行在建炎四年十月也檜入見拜禮部尚書賜銀帛檜自言殺金人監已者奔舟而來朝士多疑之惟宰相范宗尹副樞李回與善力薦其忠未對前一日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南自南北自北及首

所草與撻懶求和書帝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不寐蓋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始朝廷雖數遣使但且守且和而專與解仇議和實自檜始蓋檜在金庭唱此議故撻懶縱之歸也紹興元年除參知政事傾范宗尹罷之檜揚言曰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或問何以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八月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九月呂頤浩再相檜風其黨建言二相宜分任內外於是帝以檜專理庶務二年檜奏置修政局自爲提舉或諫以非急務又謂非宰相體皆不聽頤浩自江上還謀逐檜給事中胡安國每言

檜賢於張浚諸人遂目安國爲黨魁與檜所引諸賢先後被斥而檜爲黃龜年所劾比之莽卓罷予祠龜年等論不置落檜職榜朝堂示不復用事詳頤浩傳三年金使來求盡還北俘與檜前議脗合識者益知檜共謀國家之辱未已也五年金主旣死撻懶主議卒成其和未幾連復檜觀文殿學士歷知紹興府尋除醴泉觀使兼侍讀充行宮留守以右相張浚薦赴講筵七年正月授樞密使始張浚與趙鼎相得甚浚先達力引鼎嘗其論人才浚劇談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人無所措足矣浚不以爲然故引檜共政浚以酈瓊叛求去帝求可代者

與浚論及檜浚曰近與其事方知其闡於是趙鼎復相檜因此憾浚浚之被論也鼎約同列救解及見帝檜獨無一語浚遂謫遠州檜謂鼎曰上欲召公而張相遲留蓋欲鼎共擠也檜在樞府惟聽鼎鼎反深信之卒爲所傾鼎與浚晚遇於閩言及此始知皆爲檜所賣八年三月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姦人相矣五月金遣使議和與王倫偕至帝愀然謂宰相曰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故不憚屈已冀和議速成也十月宰執入見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尾多持兩端此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欲講

和乞顓與臣議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亦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別奏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堅檜猶以爲未也曰臣恐別有未便欲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別奏帝曰然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知上意確不移乃出文字乞決和議勿許群臣預鼎力求去出知紹興府初帝擇宗室育宮中者曰瑗曰璩瑗先建節封建國公及是帝出御札除璩節度使封吳國公樞密副使王庶呼曰竝后匹嫡此不可行鼎約檜同奏面納御筆及見帝檜亦無一語鼎曰今建國在上名雖未正天下之人知陛下有子矣今日禮數不得不異

乃留御筆俟議明日檜留身奏事傾鼎後數日參知政事劉大中參告亦以此爲言故鼎與大中俱罷明年璩竟授保大軍節度使封崇國公鼎入辭出見檜一揖而去檜亦憾之鼎既去檜獨專國決意議和中朝賢士以議論不合相繼去王庶與檜尤不合謂檜曰而忘東都欲存趙氏時何遺此敵邪檜方挾金人自重深恨庶言故出之胡銓上疏願斬檜與王倫以謝天下貶昭州凡排和議者相繼被謫擢勾龍如淵爲中司有異議者輒擊去金使張通古蕭哲以詔諭江南爲名至淮安言先歸河南地且冊上爲帝徐議餘事檜欲帝見金使行

屈已之禮帝不可命檜即館中見通古等受其書納禁
中張浚在永州馳奏力言以石晉劉豫為戒徐俯連南
夫岳飛皆因賀表寓諷他如祕書省正字汪應辰等咸
言金人叵測迪功郎張行成獻詢蕘書皆豫備之策檜
悉加黜責十年金人果敗盟分四道入侵諸郡相繼陷
沒帝始大怪下詔罪狀兀术御史中丞王次翁奏曰前
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則更用他相後來者未必
賢而排黜異黨紛紛累日不能定願陛下以為至戒
不然之坎翁所奏蓋專為檜地故檜位復安公論不能
搖矣時岳飛克郾城繼獲兀术張俊等所向皆捷

力主班師於是淮寧蔡鄭復為金有以明堂
禘祫國公十一年兀术再舉取壽春入廬州諸將連
捷檜忽諭楊沂中等遽班師自是不復出兵盡收諸
將兵權用給事中范同策也六月拜左僕射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封慶國公徽宗實錄成遷少保加
封冀國公是時兀术有求和意歸我使人檜復奏遣使
通問遂定和議語在本紀兀术遺檜書令殺岳飛遂下
飛詔獄張俊誣飛與舊將張憲謀反万俟卨誣飛嘗自
言已與太祖皆三十歲建節指斥乘輿受詔不救淮西
父子俱死天下冤之語在飛傳十二年加大師進封秦

魏兩國公檜幸和議復成益咎前日異已者趙鼎王庶
胡銓既皆遠竄至是遇赦永不檢舉張俊本助和議居
位歲餘無去意檜諷江邈論罷之十三年賀瑞雪賀雪
自檜始又賀日食不見是後日食多書不見檜修飾彌
文以粉飾治具爲苟安餘杭之計自此不復巡幸江上
而祥瑞之奏日聞矣初粘罕行軍至淮上檜嘗爲草檄
爲其左右室撚所見洪皓歸致室撚語檜意士大夫莫
有知者因憾皓令李文會論罷之胡舜陟以非笑朝政
下獄死張九成以鼓唱浮言貶明年貶黃龜年以前嘗
論檜也閩浙大水右武大夫白錡有燮理乖謬語太學

檜以夫差報讎語題壁並刺配遠地故將解
宋宗亦坐異議竝竄死趙鼎李光皆再竄過海鼎
死吉陽軍折彥質既罷簽樞以掌爲鼎所薦引安置郴
州檜初爲帝言趙鼎欲立皇太子是待陛下終無子也
詹大方論鼎邪謀密計王鉉請祠高棣皆檜意檜乞禁
野史又命予燔領國史無復有公是非矣十六年張浚
上疏忤檜貶連州十七年檜改封益國公移貶洪皓于
英州十八年燔自翰林學士兼侍讀除知樞密院事李
顯忠上恢復策落軍職與祠胡銓坐作頌謗訕再貶吉
陽軍歸善令高登校文潮陽以水災發策以則將焉用

彼相直言不聞深可畏試賦論福建安撫司機宜吳元
美以蚊蠅作夏二子傳怨家鄭瑋訐其譏刺且謂亭號
潛元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無意於事秦檜怒甚與登
先後竄容州登死焉二十年正月殿司小校施全挾刃
伺檜趨朝刺之不中磔于市後每出列五十兵持長挺
自衛二十四年熇子敷文閣待制塤試進士舉省殿試
皆第一檜從子焯焯姻黨曹冠周夤沈興傑等竝上第
考官則魏師遜湯思退鄭仲熊沈虛中董德元帝讀塤
策皆檜熇語降第三未幾塤修撰實錄院宰相子孫同
領史職前所無也帝嘗諭檜近輪對者多謁告辨

檜舉約束自檜擅政言者恐觸忌諱但請禁銷金鋪翠
及鹿胎冠子以塞責故帝及之二十五年檜黨待御史
徐嘉奏趙鼎子汾與趙令衿有密謀下大理獄使汾自
誣與張浚李光胡寅及令衿謀大逆凡當時賢士五十
三人皆與焉獄成而檜病不能書令衿事在宗室傳熇
奏請代居相位者帝曰此事卿不當與帝遂命學士草
檜父子致仕制熇猶遣塤與林一飛鄭栢夜見徐嘉張
扶謀奏薦帝不聽明日詔檜加封建康郡王熇進少師
皆致仕塤堪竝予祠是夕檜卒贈申王謚忠獻賜碑額
曰決策元功精忠全德之碑檜陰險如崖窞深沮不可

測兩據相位蓋十有九年倡為和議挾虜勢以劫制君
父一時忠臣良將誅鋤殆盡而阿附以苟富貴者爭以
擠陷善類為功其矯誣也無罪可狀第曰謗訕曰指斥
曰怨望曰立黨沽名甚則曰有無君心凡論劾章疏皆
檜自操以授言者識之者曰此老秦筆也陰結內侍及
醫官王繼先伺上動靜察事之卒布滿京城捕譏議者
中以深文同列論事上前未嘗力辨但以一二語傾之
立久任之說士淹滯失職有十年不解者其附已者立
擢用自其獨相以來易執政二十八人皆世無一譽柔
佞易制者如孫近韓肖胄樓炤王次翁范同万俟卨程

克俊李文會楊愿李若谷何若段拂汪勅詹大方余堯
弼巫伋章復宋樸史才魏師遜施鉅鄭仲能之徒率拔
之冗散多自言官聽檜彈擊輒以政府報之然甫入卽
罷去惟王次翁閱四年以金初敗盟次翁有力於檜也
又取士用王安石新經字說悉黜程頤之學天下道術
大壞矣開門受賂富敵於外國珍寶死猶及門競進
之徒獻媚納交無所不至台州曾惇獻詩稱聖相靜江
有驛名秦城知府呂愿中率賓僚共賦秦城王氣詩張
扶請乘金根車又有乞置益國官屬及議九錫者而帝
亦曲意待之賜甲第用教坊樂導人數臨幸書其扁曰

一德格天之閣又賜祭器繪像自為贊生日賜宴優詔不允辭至以申甫褒之皆異數也檜晚尤恣橫郡國事惟申省無一上聞者檜死帝方言之且曰今日始免防檜逆謀矣帝末年檜黨祖述餘說力持和議據相位者尚數人至孝宗始蕩滌無餘開禧用兵追奪王爵改謚謬醜其後史彌遠奏復之寶祐二年理宗復命太常釐正謂輔臣曰謚謬狠可也

万俟卨

韓侂胄

丁大全

賈似道

万俟卨字元忠開封人登政和二年上舍第歷提點湖北刑獄岳飛宣撫荆湖遇卨不以禮卨憾之卨入覲

曾陞辭希秦檜意譖飛于朝留為監察御史擢右正言時檜謀收諸將兵權卨力助之曰盍示以逗遛之罰敗亡之誅不用命之戮使知所懼既而檜令卨劾飛又令治飛獄誣以淮西逗遛飛父子俱死凡言飛無罪及與飛舊者皆劾去之叅政范同或自奏事檜忌之卨再劾同罪謫居鈞州又為檜劾李光鼓倡孫近朋比皆竄謫梓宮還以卨為攢宮按行使內侍省副都知宋唐卿副之卨請與唐卿同班上殿奏事其無恥如此張浚寓居長沙卨妄劾浚卜宅踰制至擬五鳳樓會吳秉信自長沙還朝奏浚宅不過眾人常產可辦浚乃得免除叅知

政事使金還檜假金人譽已數千言囑以聞鹵難之又
因檜除官與之異檜命李文會等劾鹵連謫居歸州移
沅州紹興二十五年召還除參知政事尋拜尚書右僕
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浚上書論之浚坐貶鹵進金
紫光祿大夫致仕卒諡忠靖鹵始附檜進及登政府不
能受鉗制遂忤檜去檜死帝親政將反檜所爲首召鹵
還鹵主和固位無異於檜士論益薄之

韓侂胄字節夫琦曾孫也父誠娶高宗憲聖慈烈皇后
女弟侂胄以父任歷汝州防禦使知閣門事孝宗崩光
宗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洶洶趙汝愚議定策立皇子嘉

王時憲聖太后居慈福宮而侂胄雅善慈福內侍張宗
尹汝愚乃使侂胄介宗尹以其議密啓太后不獲命既
而遇重華宮提舉關禮爲白憲聖乃可其議嘉王卽位
是爲寧宗侂胄欲推定策恩汝愚但遷侂胄宜州觀察
使兼樞密都承旨侂胄始缺望然以傳導詔旨寢見親
幸時時乘間竊弄威福朱熹嘗論奏其姦侂胄怒使優
人栽冠闊袖象大儒戲於上前熹遂去侂胄進保寧軍
承宣使提舉佑神觀自是侂胄益用事而以抑賞故怨
汝愚日深雪川劉敞者曩與侂胄同知閣門事頗以知
書自負方議內禪時敞弗得與聞內懷不平至是與侂

曹謀傾汝愚以內批除所知劉德秀楊大法劉三傑爲
臺諫汝愚之迹始危侂胄又謀於京鏗鏗曰彼宗姓誣
以謀危社稷可也慶元元年引李沐爲右正言沐奏汝
愚將不利社稷汝愚罷相朝士以言侂胄遭責者數十
人已而侂胄拜保寧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又設僞學
之目以網括汝愚及熹門下士用何澹胡紘爲言官交
章論之汝愚謫永州慮他日復用密諭衡守錢鏐圖之
汝愚抵衡暴卒未幾侂胄加開府儀同三司時臺諫選
合侂胄意以攻僞學爲言然憚清議不欲顯斥熹侂胄
未快以陳賈嘗攻熹召除賈兵部侍郎未至亟除沈

祖澤蔡繼祖誣熹十罪落職罷祠三年劉三傑入對
言前日僞黨今變而爲逆黨侂胄即日除爲右正言而
坐僞黨得罪者六十人王沈姚愈以論僞學得遷官施
康年陳謹鄧友龍林采皆以攻僞學久居言路而張釜
張巖程松率由此秉政四年侂胄拜少保封豫國公進
太保封平原郡王六年進太傅布衣呂祖泰上書請誅
侂胄決杖流欽州一時善類悉罹黨禍而謀實始京鏗
鏗死侂胄亦稍厭前事張孝伯以爲不弛黨禁後恐不
免報復之禍侂胄以爲然追復汝愚朱熹職名留正周
必大亦復秩還政徐誼等皆先後復官黨禁寢解嘉泰

三年拜太師時侂胄以勢利盡士大夫之心薛叔似辛
葉疾陳謙皆起廢顯用當時固有困於久斥損晚節以
規榮進者矣侂胄凡所欲爲宰執惕息不敢爲異陳自
強至印空名勅劄授之惟所欲用三省不預知也而言
路阨塞每月舉論二三常事而已謂之月課或勸侂胄
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於是恢復之議興以吳曦爲興
州都統識者言曦主西師必叛侂胄不省也開禧改元
詔中外諸將密爲行軍之計武學生華岳扣閣乞斬侂
胄蘇師旦周筠以謝天下諫議大夫李大異亦論止開
邊岳下大理劾罪編置大異斥去陳自強及鄧友龍相

續按故事乞命侂胄兼領平章遂除平章軍國事兼進
李壁時在太常論定典禮序班丞相之上三省印竝納
其第侂胄昵蘇師旦爲腹心除師旦安遠軍節度使自
置機速房於私第甚者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
未嘗奏稟人莫敢言於是左司諫易祓大理少卿陳景
俊太學博士錢延正皆起而言恢復之計侂胄旣喪師
始覺爲師旦所誤謫之韶州已而金人渡淮攻廬和真
楊取安豐濠又攻襄陽至棗陽乃以丘宗綬書樞密院
事督視江淮軍馬侂胄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而諭丘
宗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謂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

斌所爲非朝廷意金人答書辭甚倨又遣書許還河北
流民及今年歲幣金人乃有許意會郭倪兵敗吳曦叛
受命密乞移書敵營仲前議且謂金人指太師平章
爲首謀宜免繫銜侂冑忿密坐罷侂冑連遣方信孺使
北請和以林拱辰爲通謝使金人欲責正隆以前禮賂
以侵疆爲界且索犒軍銀凡數千萬而縛送首議用兵
之臣侂冑大怒和議遂輟復銳意用兵自兵興以來蜀
口漢淮之民死於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而
侂冑意猶未已中外憂懼禮部侍郎史彌遠謀誅侂冑
議甚秘皇子榮王入奏揚皇后亦從中力請乃得密旨

彌遠以告參知政事錢象祖李壁御筆云韓侂冑輕啓
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重事與在
外宮觀陳自强阿附充位不恤國事可罷右丞相日下
出國門仍令權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護
象祖欲奏審壁謂事留恐泄不可翌日侂冑入朝震呵
止於途擁至玉津園殛殺之後自强連貶雷州籍其家
友龍連貶循州師旦貶韶州尋誅師旦金人求侂冑首
乃斲棺取其首併師旦首函遺之侂冑用事十四年威
行宮省權震寓內嘗鑿山爲園下瞰宗廟出入宮闈無
度孝宗疇昔思政之所偃然居之老宮人見之爲垂涕

顏械草制言其得聖之清易被撰荅詔以元聖褒之四方投書獻頌者謂伊霍旦奭不足俛其勳有稱爲我王者余嘉請加九錫趙師弄乞置平原郡王府官屬皆當之不辭所嬖妾皆封郡國夫人號四夫人每內宴與妃嬪雜坐恃勢驕倨至是皆論罪有司籍其家多乘輿服御之飾其僭紊極矣侂冑娶憲聖吳皇后姪女無子取曾誼子爲後名玠削籍流沙門島云

丁大全字子萬鎮江人面藍色嘉熙二年第進士以戚里婢壻實緣取寵事內侍盧允昇董宋臣累官侍御史兼侍讀劾奏丞相董槐章未下大全夜半調隅兵百餘

人露刃圍槐第以臺牒驅迫出北關而罷相之命下矣自是志氣驕傲道路以目遷至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公太學生陳宗劉黻黃唯陳宜中林則祖等伏闕上書訟大全臺臣翁應弼吳玠爲大全鷹犬鈐制學校貶逐宗等開慶元年九月罷相判鎮江府中書舍人洪芹繳言大全鬼蜮之資穿窬之行引用凶惡陷害忠良遏塞言路濁亂朝綱乞追官遠竄以謝天下自是臺臣屢以爲言連削官移竄貴州團練使旣而移置新州權直舍人院劉震孫繳奏乞徙海島於是將官畢遷護送其行舟過藤州擠於水而死時景定四年也初淮西總領鄭

羽富甲吳門大全欲結姻不從遂令卓夢卿彈之籍其家爲子聘婦見其豔自取之爲世所醜

賈似道字師憲台州人少落魄游博以父涉蔭補嘉興司倉會其姊入宮有寵於理宗爲貴妃遂詔赴廷對擢太常丞軍器監益恃寵不檢縱游諸妓家理宗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時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累遷寶文閣學士京湖安撫制置大使未幾以端明殿學士移鎮兩淮年始三十餘寶祐二年加同知樞密院事臨海郡開國公四年加參知政事五年加知樞密院事六年改兩淮宣撫大使自端平初孟珙

師會元兵滅金約以陳蔡爲界師未還用趙范謀殺范據殺函絕河津取中原地爲元兵所敗遂啓兵端開慶初元兵攻鄂州又分兵蹂廣西破湖南傳檄數宋背盟理宗大懼乃以趙葵軍信州禦廣兵以似道軍漢陽援鄂卽軍中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鄂城告急死傷者萬三千人似道私遣宋京如元軍請輸歲幣稱臣元將忽必烈不許會元有內難似道遣京復請許之鄂圍遂解留張傑閻旺以偏師候湖南兵明年爲景定元年傑作浮梁新生磯與湖南兵同濟而北似道用劉整計攻斷浮梁殺殿兵百七十人上表以肅清聞帝以其有再造功

召入朝授少師進封衛國公百官郊勞如文彥博故事
久而元遣使郝經等持書申好息兵且徵歲幣似道方
令館客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
謂和也似道密令淮東制置司拘之真州不令入見語
在本紀似道尋兼太子少師逾年加太傅似道既秉政
頗忌功脩怨結臺諫何夢然孫附鳳桂錫孫多所彈擊
初似道在漢陽丞相吳潛移之黃州而分曹世雄等兵
屬江閩黃雖下流實兵衝似道銜潛以爲欲殺已也中
以事連貶循州以死高達在圍中殊易似道每見其督
戰卽戲之曰魏中者何能爲哉似道屢讒於帝欲誅

帝知達功免重譴曹世雄向士璧在軍中事不關白並
以侵冒邊費貶遠州仍徵償以萬計士璧竟坐是死似
道假會計以污巖諸閩如趙葵史巖之皆不免劉整亦
因是懼禍以瀘州降于元云時理宗在位久內侍董宋
臣盧允升爲之聚斂以媚之引薦奔競之士交通賄賂
置諸通顯又用外戚子弟爲監司郡守作芙蓉閣香蘭
亭宮中進倡優傀儡奉帝爲遊燕竊弄權柄臺臣有言
之者帝宣諭去之謂之節貼似道入逐盧董所薦林光
世等悉罷之勒外戚不得爲監司郡守子弟門客不敢
干朝政由是權傾中外先朝舊法率意紛更增吏部七

司法買公田以罷和糴民因之破家者甚衆知平江包
恢督買田至以肉刑從事復以楮賤作銀關銀關行物
價益踊楮益賤五年禁出柳臺諫布韋皆上書言公田
不便民間愁怨所致似道奏辨甚力建寧府教授謝枋
得摘似道政事爲策問竄興國軍太學生蕭規葉李等
上書言似道專政悉黥配之後又行推排法江南尺寸
地皆有稅而民力弊矣理宗崩度宗又其所立每朝必
答拜稱爲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爲周公咸淳元年穆
陵甫畢事卽棄官去使呂文德報北兵攻下沱急朝中
大駭度宗與太后手詔起之旣至欲以經筵拜太師以

其故領節帥鎮東軍節度使似道怒自節度使粗人
之極致爾遂命出節都人聚觀節已出復曰時日不利
遂命返之宋制節出有撤關壞屋無倒節理以示不屈
至是人皆駭歎然下沱之報實無其也三年又乞歸養
遣大臣侍從傳旨留日四五至中使賜賚日十數至夜
卽交臥第外守之除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三日一朝赴
都堂治事賜第葛嶺俾迎養其中吏抱文書就第署政
無大小悉決於堂吏翁應龍及廖瑩中宰執充位署紙
尾而已似道雖深居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京尹畿
漕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李芾文天祥陳文龍陸達杜

淵張仲徽謝章輩小忤意輒斥重則屏棄終身不錄趙
潛輩爭獻寶王陳奕至以兄事其王工陳振民以求進
一時貪風大肆五年復稱疾求去帝泣涕留之不得令
六日一朝六年命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避席目送出
殿廷始坐繼又令十日一入朝時襄陽圍已急似道惟
坐葛嶺起樓榭取宮人娼尼有美色者為妾日事淫樂
時與故博徒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其妾有兄來立府
門若將入者似道見之縛投火中嘗與群妾踞地鬪蟋
蟀所狎客入戲之曰此軍國重事邪酷嗜寶玩建多寶
閣日一登玩聞余玠有玉帶來之已徇葬矣發其塚取

之人有物求不予輒得罪自是或累月不朝帝如故
宮亦不從駕八年明堂禮成祀景靈宮天大雨似道期
帝雨止升輅胡書嬪之父顯祖為帶御器械請如開禧
故事却輅乘逍遙輦還宮帝曰平章云云顯祖給曰平
章已允乘逍遙輦矣帝遂歸似道大怒曰臣為大禮使
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即日山嘉會門帝留之不
得乃罷顯祖涕泣出貴嬪為尼始還似道既專恣日甚
畏人議已務以權術駕馭不愛官爵年籠一時名士又
加太學餐錢寬科場恩例以小利啗之由是言路斷絕
威福肆行自圍襄陽以來似道每請出督而陰使臺諫

疏留呂文煥以急告似道復申請之監察御史陳堅等
謂師臣宜居中以運天下乃就中書置機速房調邊事
文煥以襄陽降于元踰月似道始以聞曰向使早聽臣
行邊當不至此十年母胡氏卒詔以天子鹵簿葬之尋
起復入朝度宗崩元兵破鄂太學諸生亦群言非師臣
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臨安然憚劉整不
行明年正月整死似道欣然曰吾得天助也乃上表出
師至蕪湖俾宋京如元軍請輸歲幣稱臣如開慶約不
從夏貴自合肥以師來會袖中出編書示似道曰宋曆
三百二十年似道僂首而已時孫虎臣戰失利夏貴還

守淮西似道與虎臣以單舸奔揚州明日敗兵蔽江而
下似道招之皆不至有爲惡語慢罵之者乃檄列郡如
海上迎駕疏請遷都遂入揚州陳宜中請誅似道謝太
后止罷平章都督予祠繼又削三官然尚居揚不歸五
月王爚論似道既不死忠又不死孝太后乃詔歸終喪
七月王爚入見太后曰本朝權臣稔禍未有如似道之
烈者始徙之婺州婺人聞似道將至率衆爲露布逐之
監察御史孫嶸叟等又言之徙建寧侍御史陳文龍等
又言之始謫高州團練使循州安置籍其家福王與芮
素恨似道募有能殺似道者送之貶所有縣尉鄭虎臣

欣然請行虎臣每名斥似道徹轎蓋暴行秋日中令昇
轎夫唱杭州歌謔之似道至古寺中壁有吳潛南行所
題字虎臣呼似道曰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慙不能對
八月至漳州木綿菴虎臣屢諷之自殺似道曰太皇許
我不死虎臣曰吾爲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杖殺之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七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八

列傳一百三十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叛臣上

宋之衰也內多憂而外靡寧奸雄往往乘間動於惡舊
史揭爲亂及降金者七人劉豫杜充侂侂保首領張邦昌
苗傅劉正彥吳曦李全竝勦絕不旋踵顧降豫酈瓊等
與降元劉整等視七人者夫奚殊僅一施宜生鼎烹餘
率終身享富貴又史成於虜人不與叛逆者比百世之
下有遺憾焉昔眉山蘇洵謂史爲小人而作故以檇杌
名賊子亂臣其爲檇杌也大矣焉可隱哉焉可隱哉

張邦昌

劉豫

苗傅

劉正

杜充

吳曦

酈瓊

徐文施宣主張
中孚中彥附

張邦昌字子能東光人第進士累官大司成以失職貶
歷尚書左右丞遷中書侍郎欽宗即位拜少宰金人犯
京師副康王為質以求成及肅王代康王邦昌乃還進
太宰兼門下侍郎邦昌力主和議命為河北路割地使
上書者目邦昌為社稷之賊遂黜奉祠罷割地議其冬
虜陷京師帝再出郊留青城明年春翰林承旨吳玠吏
部尚書莫儔自金營持文書來令推立異姓百官計無
所出適尚書員外郎宋齊愈至自外眾問虜意所主齊

儔書張邦昌示之遂定議孫傅張叔夜不署狀金人執
之留守王時雍再集議秘書省眾至即閉省門環以兵
俾京城巡檢范瓊諭意眾唯唯有大學生不可瓊厲聲
折之遣歸學舍時雍先署狀率百官御史中丞秦檜抗
言請立趙氏亦被執并儔持狀赴軍前金以冊寶至邦
昌北向受冊即為位僭號大楚擬都金陵遂升文德殿
設位御牀西受賀遣閣門傳令勿拜時雍率百官遽拜
邦昌但東面拱立外統制官宣贊舍人吳革謀舉義范
瓊詐與合謀捕革併其子殺之所襲殺百餘人是日風
霾日暈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唯時雍并儔瓊等

欣然鼓舞若以爲有佐命功時雍權知樞密院事領尚書省并權同知樞密院事儔權簽書樞密院事呂好問權領門下省徐秉哲權領中書省時雍每言事邦昌前輒稱臣啓陛下邦昌斥之勸邦昌坐紫宸垂拱殿呂好問爭之乃止金人將退師邦昌詣金營祖別服拓袍張紅蓋所過設香案起居悉如常儀時雍等皆從行虜退邦昌手書赦天下呂好問及監察御史馬伸請迎立康王邦昌從之時雍曰騎虎者勢不得下他日噬臍悔無及已秉哲復贊之弗聽乃用元祐皇后曰宋太后入御延福宮遣將師愈齋書康王自陳所以勉循虜情者欲

權宜一時以紓國難敢有他乎尋遣謝克家獻大宋受命寶復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以俟復辟邦昌以太宰退處內東門資善堂尋謁王東京慟哭請死王撫慰之王卽皇帝位相李綱徙邦昌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封同安郡王綱上書論邦昌僭逆黃潛善猶左右之綱又力言于上前而繼之以泣乃責邦昌昭化軍節度使潭州安置語在綱傳初邦昌僭居內庭華國靖恭夫人李氏數獻果實邦昌亦厚答之一夕邦昌被酒李氏擁之曰大家事已至此尚何言因以赭色半臂加邦昌身掖入福寧殿夜飾養女陳氏以進及邦昌還東府李氏私送

之語斥乘輿帝聞下李氏獄詞服詔數邦昌罪賜死潭州時雍秉哲并儔等先已遠竄至是併誅時雍

劉豫字彥游景州人世業農至豫登進士第歷殿中侍御史累章言禮制局事徽宗曰劉豫河北種田叟安識禮制黜兩浙察訪後為河北提刑金人南侵豫棄官避亂儀真建炎二年用張慤薦除知濟南府時盜起山東豫請易東南一郡執政惡之不許豫忿而去是冬金人攻濟南豫遣子麟出戰敵解去因遣人啗豫以利豫懲前忿遂畜反謀殺其將關勝降金三年三月兀朮聞高宗渡江乃徙豫知東平府充京東西淮南等路安撫使

麟知濟南府界舊河以南俾豫統之四年金人用豫為帝國號大齊都大名府豫即偽位赦境內奉金正朔以張孝純為丞相升東平為東京改東京為汴京降南京為歸德府以弟益為汴京留守用母翟氏為皇太后妾錢氏為皇后改明年元曰阜昌紹興元年六月豫以麟為兵馬大總管尚書左丞相置招受司于宿州誘宋逋逃十月豫入寇二年二月知商州董先以商號附于豫襄陽鎮撫使桑仲上疏請正豫罪朝廷命仲兼節制應援京城軍馬量度事勢復所陷郡三月仲為其將霍明所殺河南鎮撫使翟興屯伊陽山豫患之陰結其麾下

楊偉殺興持興首降豫四月丙寅豫遷都汴奉祖考于
宋太廟分置河南汴京淘沙官兩京冢墓發掘殆盡賦
斂煩苛民不聊生六月斬黃鎮撫使孔彥舟叛降豫既
而襄陽鎮撫使李橫屢敗豫兵復穎昌三年三月豫聞
橫入穎昌求援于金粘罕遣兀朮赴之豫亦遣將李成
率師二萬逆戰於京城西北之牟駝岡橫敗績復陷穎
昌四月陷虢州統制官謝臯自剖心以死是月明州守
將徐文以所部浮海抵鹽城輸款于豫豫以文知萊州
俾寇通秦間五月朝廷遣韓肖胄胡松年使偽齊十月
巳亥賊將李成陷鄧州以齊安守之癸卯陷襄陽李橫

奔荆南知隨州李道棄城走成據襄陽以王嵩知隨州
甲辰陷鄧州守臣李簡遁豫以荆超知州事十一月金
人遣李永壽王翊來報聘永壽等驕倨請還豫俘及西
北士民之流寓者復要畫江以益豫四年熙河路馬步
軍總管關師古與豫兵戰于左要嶺敗績遂降洮岷之
地盡歸豫矣五月知壽春府羅興叛降豫制置使岳飛
復襄陽李成遁尋復唐隨鄧三州豫聞岳飛取襄鄧遂
乞師於金九月豫下偽詔有混一六合之言遣麟入寇
及誘兀朮等分道南侵或勸帝他幸趙鼎曰戰而不捷
去未晚也張俊曰避將安之遂決意親征十月韓世忠

戰於大儀解元戰於承州皆捷十一月下詔討豫始暴
豫罪惡士氣大振欲濟江決戰趙鼎曰退固不可渡江
亦非策豫猶不親來至尊豈可與逆雛決勝負哉十二
月岳飛遣將牛皐徐慶敗金人於廬州金兵退麟棄輜
重宵遁六年豫聚兵淮陽又爲世忠所敗豫聞帝親征
告急於金主金主報豫自行姑遣兀朮提兵黎陽以觀
釁豫於是籍民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麟由壽春犯廬
州猗出渦口犯定遠江東安撫使張俊拒戰詔併以淮
西屬俊命殿帥楊沂中至泗州與俊合沂中遇猗兵連
敗之猗遁麟聞亦拔砦走麟兵有自書鄉貫姓名而歸

不豫由此失人心金人聞麟等敗詰豫罪狀始有廢豫
意矣豫覺請立麟爲太子以規其意金人答曰徐當遣
人咨訪河南百姓豫自麟敗意沮氣奪中原遺民日望
王師七年三月帝進駐建康八月統制酈瓊執呂祉以
兵三萬叛降豫尋殺祉授瓊靜難軍節度使知拱州瓊
勸豫入寇豫復乞師于金且言瓊欲自效金恐豫兵衆
難制欲以計除之乃佯言瓊降恐詐命散其兵於是尚
書省奏豫治國無狀當廢乃廢爲蜀王初金主先令撻
粹兀朮僞稱南侵至汴給麟出至武成麾騎翼而擒之
因馳至城中豫方射講武殿兀朮從三騎突入東華門

下馬執其手偕至宣德門強乘以羸馬露刃夾之囚于金明池翌日集百官宣詔責豫以鐵騎數千圍宮門遣小校巡閭巷問揚言曰自今不僉汝爲軍不取汝免行錢爲汝敲殺貌事人請汝舊主少帝來此由是人心稍安置行臺尚書省於汴以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以女真胡沙虎爲汴京留守李儁副之諸軍悉令歸農聽宮人出嫁豫願居相州韓琦宅許之後併麟徙臨潢封豫爲曹王賜田居之紹興十三年卒豫僭王號凡八年未廢之先齊境內數見怪異梟鳴後苑龍撼宣德門滅宣字大星隕平原鎮識者謂豫禍不出百日豫怒殺之

朱幾果廢豫之僭逆也宗室居民間者承務郎閻琦不聞尚書郎官李旦南京守臣凌唐佐遣人持蠟書告其機事滄州進士邢希載上書乞通宋朝竝遇害脩武郎宋汝爲致呂頤浩書被留不屈招東京留守上官悟知楚州趙立與李道李橫皆不從召迪功郎王寵朝奉郎趙俊處士尹焯皆不至尉氏令姚邦基判原州朱璞簽書博州判官廳公事劉長孺俱不汙僞命乃若馬定國進君臣名分論祝簡獻遷都國馬賦語多指斥至如許清臣毀景靈宮孟邦雄發永安陵蹠犬吠堯蓋無責焉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一
苗傅上黨人祖授在元豐中爲殿前都指揮使隆祐太
后南渡傅爲統制官以所部八千人扈衛駐于杭州有
劉正彥者不知何許人父法政和間爲熙河路經略使
死王事正彥歷武德大夫知濠州以平丁進功進武功
大夫威州刺史初正彥討進請劉晏偕行正彥恥已賞
薄而晏獲峻遷由是缺望乃散所賜金帛與將士尋被
命從六宮皇子至杭州建炎三年二月高宗從王淵議
由鎮江幸杭州時諸大將如劉光世張俊楊沂中韓世
忠分守要害扈衛者獨苗傅先是王淵裝大船十數自
維揚來杭杭人相謂曰平陳通時殺奪富民家財也內

侍省押班康履頗用事肆爲暴橫傅等恨之曰天子顛
沛至此猶敢爾耶其黨張達復激怒諸軍曰能殺淵及
內侍則人人可富朝廷豈能徧罪哉三月辛巳拜王淵
同簽書樞密院事傅自負宿將疾淵驟貴正彥雖由淵
進淵檄取所予兵亦怨之於是與王世修張達王鈞甫
馬柔吉等謀作亂誣淵結宦官謀反正彥手殺淵以兵
圍履第分捕內官凡無須者盡殺之揭淵首引兵犯闕
中軍統制吳湛守宮門潛與傅通導其黨入奏曰苗傅
不負國止爲天下除害知杭州康允之聞變率從官扣
闕請帝御樓百官皆從傅見黃屋猶山呼而拜帝憑闌

呼二賊問故傅厲聲曰陛下信任中官軍士有功者不
賞私內侍者卽得美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猶未遠竄
王淵遇敵不戰因友康履得除樞密臣立功多止作遙
郡團練已斬淵首更乞斬康履藍珪曾擇以謝三軍帝
諭以當流海島可與軍士歸營且曰已擢二人官矣賊
不退帝問百官計安出軍器監葉宗諤曰陛下何惜康
履遂命捕履傅卽樓下腰斬履傅猶肆惡言謂帝不當
卽大位淵聖歸何以處也帝使朱勝非縋樓下曲諭之
傅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使與金議和帝許諾卽下
詔請太后垂簾賊聞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太后

諭之曰皇帝聖孝無失德強敵在外使吾一婦人縋
袍二歲兒何以今天下正彥等號泣固請語益不遜太
后還入門帝遣人奏禪位勝非泣曰臣義當死乞下詔
二凶帝屏左右曰當爲後圖事不成死未晚是日帝幸
顯忠寺甲申太后垂簾降赦帝留內侍十五人餘悉編
置於是呂頤浩張浚等謀舉兵勝非內謀復辟從傅請
改元明受語在勝非傳庚寅以傅爲武當軍節度使傅
等欲以所部代禁衛又欲邀帝幸徽越張澂勝非曲諭
止之馮轡者卽馮康國也張浚遣說二凶反正傅怒遣
歸浚復遣轡諭以禍福旣又復傅書謂其大逆不道傅

等初聞浚集兵未之信及得浚書始悟見討遣苗瑀馬柔吉將部曲駐臨平以拒諸將兵事在張浚及馮康國傳賊聞勤王之兵大集即呼馮轡勝非議復辟乃四月戊申朔帝還宮徙傳淮西制置使正彥副之詔復建炎號是日頤浩浚軍次臨平苗翊馬柔吉以兵阻河韓世忠率先鋒力戰張俊劉光世乘之翊敗走勤王兵進北關二凶引精兵二千夜闕湧金門遁既入城世忠手執王世修以屬吏遂斬吳湛事在世忠傳傳等所過燔橋以阻官軍連犯衢州常山世忠請任討賊詔以爲江浙制置使五月世忠發杭州賊黨張翼斬鈞甫及柔吉父

子首以降賊寇蒲城縣夾溪而屯據險設伏以邀官軍統制官馬彥博死之賊乘勝犯中軍世忠揮兵直前彥墮馬生禽之賊將江池殺孟臯禽苗翊降衆悉解甲張達收餘兵入崇安喬仲福追殺之傳遁建陽土豪詹標覺之執送世忠七月世忠俘傳正彥以獻磔于建康市張達苗瑀及傳二子俱已前死詔釋餘黨

杜充字公美相人登進士第歷集英殿修撰知滄州建炎初爲北京留守遷樞密直學士提刑郭永嘗畫三策獻充充不省永謂之語在永傳二年代宗澤爲留守兼開封尹三年歷知宣武軍節度使連拜尚書右僕射同

平章事御營使初宗澤要結豪傑圖迎二帝澤卒充短
於撫御人心疑阻兩河忠義之士往往皆引去留守判
官宗穎嘗疏其失朝廷謂充有威望可屬大事呂頤浩
張浚亦薦之故有是命高宗將幸浙西命韓世忠屯太
平王瓌屯常州以充爲江淮宣撫使留建康使盡護諸
將劉光世韓世忠憚充嚴急不樂屬充詔移他州時江
浙倚充爲重而充日事誅殺無制敵方識者寒心金人
窺江充遣將卻之一日當晝敵對江列陣而佯退衆信
之守益懈敵謀知無備夜乘數十舟橫江直濟衆不能
禦遂登岸充亟命統制官陳淬合二萬人邀擊於馬家

渡約王瓌俱進敵氣銳能卒戰沒瓌引兵遁充軍潰建
康遂陷充渡江保真州充嘗痛繩諸將諸將銜之伺其
敗衆將甘心焉充不敢歸居真州長蘆寺頗畜異志金
完顏宗弼遣人說充當封以中原如張邦昌故事充遂
降事聞高宗謂輔臣曰朕待充不薄何乃至是哉下制
削充爵徙其子及壻於廣州粘罕薄充久之命知相州
累遷行臺右丞相紹興和議成而充死矣

吳曦璘之孫挺之中子以祖任至高州刺史挺卒起復
濠州團練使累遷武寧軍承宣使又遷太尉會韓侂胄
謀開邊曦潛畜異志因附侂胄求還蜀陳自強納曦賂

陰贊佐胄遂命曦與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興州利州西路安撫使曦至鎮譖副都統制王大節罷之更不除副帥而兵權悉歸於曦開禧二年朝廷議出師詔曦爲四川宣撫副使仍知興州自紹興末王人出總蜀賦移牒宣司勢均禮敵而佐胄以總計隸宣司副使得節制按劾而財賦之權又歸於曦未幾兼陝西河東招撫使曦與從弟晁及徐景望趙富米脩之董鎮共爲反謀陰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于金求封蜀王佐胄日夜望曦進兵曦陽爲持重潛爲金人地以困王師佐胄不之覺金人犯西和曦時已布腹心于金將士未之知

猶力戰敵竊笑之金陷大散關曦退屯置口舉人陳國節投匭上書言曦必叛佐胄不省十二月金遣吳端持詔書金印至置口封曦蜀王曦密受之翌日曦召幕屬諭意謂東南失守宜從權濟事王翼楊駸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八十年忠孝門戶一朝掃地矣曦曰吾意已決卽詣甲仗庫集兵將官語故祿禧褚青王喜王大中等皆稱賀聽命曦北向受印正使程松聞變棄興元去三年正月曦遣將引金兵以四郡付之表鐵山爲界曦遂乘黃屋左纛僭王位于興州卽治所爲行宮稱是月爲元年曦所統軍七萬併松軍三萬分隸十統帥聲音

約金人夾攻襄陽峴爲曦謀宜收用蜀名士以係民心於是陳咸自髡其髮史次奉塗其目楊震仲飲藥死王翊家拱辰皆不受僞命楊脩年詹父中家大酉李道傳鄧性善楊泰之悉棄官去合江倉官楊巨源與隨軍轉運安丙共謀誅曦會李好義與兄好古李貴等皆有謀交相結納二月甲戌夜漏盡巨源好義首率勇敢七十人斧門以入李貴卽曦室斬其首裂其尸丙分捕其二子及叔父柄弟晫峴賊黨米修之等皆誅之函曦首獻于朝璘子孫徙出蜀玠子孫免連坐

漳人蒙文爲州學生後更習武藝從軍有功歷

楚州安撫使淮南東路兵馬鈐轄累遷武泰軍承宣使紹興七年兵部尚書呂祉爲都督府參謀節制淮西軍時淮西將王德爲都統制瓊副之二人因事交訟于督府瓊慮罪率所部十餘萬奔劉豫殺呂祉等語在張浚及祉傳豫授瓊靜難軍節度使知拱州金人廢豫以瓊爲博州防禦使遷驃騎上將軍金人背和議兀朮率諸將南侵瓊與焉瓊嘗語同列曰瓊每見元帥臨陣督戰矢石交集而免胄指揮意氣自若身不避難將士孰敢愛死宜其所向無前也江南諸帥才能不及中人每當出兵必身居數百里外謂之持重或督召軍旅易置

將校僅以一介之士持虛文諭之謂之調發制敵決勝
委之偏裨是以智者解體愚者喪師幸一小捷則露布
飛馳增加俘級以爲己功斂怨將士縱或親臨亦必先
遁而又國政不綱纔有微功已加厚賞或有大罪乃置
而不誅不卽覆亡已爲天幸何能振起耶衆以其言爲
然元帥卽兀朮瓊又告兀朮以宋事成敗曰宋任宰相
秦檜所謂亡國之大夫兢兢自守惟顛覆是懼吾以大
軍臨之彼之君臣方且心破膽裂將哀鳴不暇蓋傷弓
之鳥可以虛弦下也旣果如其計兀朮大喜金兵初陷
亳州也瓊爲守及王德克復瓊乃遁去再陷再爲守凡

六年遷至泰寧軍節度使又遷歸德尹加金紫光祿大
夫卒

徐文者膠水人少爲商後應募從軍能揮巨刀重五十
斤人呼爲徐大刀累有戰功高宗擢至淮東浙西沿海
水軍都統制紹興二年立御前忠銳軍凡七將文其一
也大將閻阜與文有隙因譖其謀叛遣都統朱師敏襲
文文遂率戰艦數十艘泛海歸劉豫豫連擢文海道副
都統兼總管文教豫自海道襲臨安不果其後金人背
盟兀朮等南侵陷我州郡文效力居多累官定海軍節
度使致仕遷龍虎衛上將軍卒

施宜生者邵武人自少博聞強記未冠由鄉貢入太學政和四年登上舍第試學官授潁州教授宜生困于場屋遇一僧善相謂之曰子面有權骨當爲公卿然子身之毛皆逆且覆腕必有以合乎此乃可貴也宜生大喜會金兵入汴宜生南奔遂從巨盜范汝爲於建劔汝爲敗宜生變服爲秦之吳翁家傭未幾歸劉豫爲陳取宋之策授以官金人以其才藻擢至禮部侍郎翰林侍講學士紹興末爲賀宋正旦使館伴張燾以首丘風之宜生頗有貳志返國爲其介所發金主烹之

張中孚者其先自安定徙居張義堡父達累官太師封慶國公中孚以父任補官金兵圍太原父戰沒中孚率部曲十餘人入金軍中得其尸以還歷擢知鎮戎軍兼安撫使屢從吳玠張浚拒金兵浚退保巴蜀中孚權帥事旣而金兵次涇州中孚率將吏降金主以爲鎮洮軍節度使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安撫使後爲陝西諸路節制使知京兆府金人以河南地歸宋中孚遂入宋元末再取河南陝西移文徵中孚復仕金連遷尚書左丞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崇王卒弟中彥亦以父任歷涇原副將知德順軍金人取陝西中彥遂降除招撫使以功累至涇原路經略使知平涼府其後歸宋仕金竝與

中孚同荐擢中彥封崇國公歷吏部尚書真定臨洮二
尹熙秦諸路都總管加開府儀同三司卒中孚兄弟以
公卿子受宋厚恩且其父戰死於金蓋不共戴天之讎
也乃比肩北面爲之效忠君親之倫滅矣同時叛者又
有李成孔彥舟二人皆起盜賊是何足責哉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八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九

列傳一百三十一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叛臣下

李全

劉整

呂文煥

呂文福呂師夔孫飛
陳奕陳嚴附

夏貴

范文虎

留夢炎

李全濰州北海農家子也銳頭蝥目權譎善下人以弓
馬趨捷能運鐵槍號李鐵槍初金主避元兵竄于汴民
苦橫斂思亂於是劉二祖起霍儀繼之彭義斌右珪夏
全時青裴淵等附之楊安兒起以舅劉全爲帥閭通董
友張正中孫武正等附之全與仲兄福聚衆數千劉慶

福國安用鄭衍德田四于洋等咸附之元兵退金乃遣
兵討捕安兒敗妹四娘子狡悍善騎射劉全等奉而統
之稱曰姑姑衆尚萬餘全以其衆附楊氏通焉遂嫁之
霍儀敗其徒彭義斌等歸李全有定遠民季先者安兒
嘗處以軍職及是當緣鎮江武鋒卒沈鐸見楚州守應
純之道豪傑願附意時江淮制置李珪淮東安撫崔與
之皆令純之沿江增戍恐不能禦乃命先爲機察諭意
羣豪敘復鐸爲武鋒軍副將辟楚州郡監與高忠皎各
集中義民兵分二道攻金先遂以李全五千人附忠皎
合兵攻剋海州全分兵襲破萬州禽其守臣別將于洋

又克密州兄福又克青州全因得授武翼大夫京東副
總管純之密聞于朝謂中原可復丞相史彌遠鑒開禧
事不明招納密敕珪等慰接之號忠義軍就聽節制詔
依武定軍生券例放錢糧萬五千人名忠義糧東海馬
良高林宋德珍等萬人遂輻湊漣水鐸納之全與劉全
俱起羨心焉嘉定十一年全圍海城不下分兵襲密州
禽黃摑十二年金人圍淮西急帥司調全與季先石珪
軍接盱眙先進駐天長全進駐盱眙鼎立以待敵全至
渦口值金將乞石烈牙吾答名盧鼓槌者將濟全掩擊
之金兵溺淮者數千俘獲甚衆數日又與阿海戰化陂

湖大捷殺金數將得其金牌三圍俱解全喪失亦衆阿
海者金所謂四駙馬也全進達州刺史全說降金元帥
張林以青莒等十二州來歸全與林結爲兄弟表聞授
林武翼大夫京東安撫兼總管餘授官有差授全廣州
觀察使京東總管慶福義斌皆爲統制先是制置使賈
涉以朝命督戰立賞約全乃致金牌于涉云殺四駙馬
所獲者故全有是授而四駙馬實不死也十三年全至
楚州屬召先赴行在全自渦口之捷有輕諸將心獨先
嘗策戰助威望不下已患之乃陰結制帥所任吏莫凱
使譖先先卒全喜而心益貳涉乘先死欲收其軍

制陳選往漣水以總之先黨裴淵宋德珍孫武正及王
義深張山張友拒而不受潛奉石珪爲統帥全伺知之
乃見涉請討珪珪素通好於元至是技窮殺淵而挾武
正德珍與其謀主孟導歸元漣水軍未有所屬全求併
將之全又白制府請于朝以劉全爲總管駐揚州分數
千兵從之而將其衆十四年正月金人將南來全請於
涉欲與劉瑋共圖泗州伐其謀涉許之全兵攻尅泗州
之西城入城布守瑋徙盱眙芻粟以實之未幾盧鼓槌
來取西城全戰敗統制賴興死全遁歸資糧器械悉以
委敵金人旣陷蘄州扈再興趙范及其弟葵邀擊于天

長全隨行襲金人後謁而賀曰二監軍已立大功乞以
餘寇付全追之全追不甚力亦以是進承宣使十五年
二月瑋再取西城盧鼓槌背城力戰戒張惠必獲全不
獲則斬惠卽陳躍馬奔全壁棄所執兵請降全掖而起
之惠號賽張飛者也不數日惠戲下數千人皆潛至全
與惠歸請于制置司官之令自總一軍膠西當登寧海
之衝百貨輻湊全使其兄福守之爲窟宅計輦貨車夫
皆督辦於林林不能堪福怒謂曰若背恩耶待與都統
提兵取若頭爾林懼歸于元福狼狽走楚州冬加全昭
信軍節度林猶遺涉書詆全明已非叛涉以咎全全請

制取之乃提師駐海州以追林林走全遂入青州
十六年二月涉勸農出郊暮歸入門忠義軍遮道涉使
人語楊氏楊氏馳出門佯怒忠義而揮之道開涉乃入
城自是以疾求去甚力五月被召卒丘壽邁攝帥事全
請曰忠義烏合尺籍鹵莽莫若別置新籍一納諸朝一
申制閫一留全所庶功過有攷請給無弊壽邁善而諾
之全乃合帳前忠義悉籍之盡統其軍時人莫悟十一
月許國自武階換朝議大夫淮東安撫制置使先是國
奉祠家食數言全必反欲傾涉而代之會召國奏事國
疏全姦謀甚深反狀已著非有豪傑不能消弭蓋自鬻

也吏部侍郎喬行簡上疏論國望輕不宜帥淮不報山陽參幕徐晞稷雅意開闔及聞國用晞稷闕望乃騰國奏注釋以寄全全得報不樂十七年正月國之鎮楊氏郊迓國辭不見楊氏慚以歸國既視事痛抑北軍有與南軍競者無曲直偏坐之犒賚十裁十八八月全謁國庭趨國端坐納全拜不為止全退怒甚國之客章夢先主幕議劉慶福謁見夢先責客將令隔簾貌喏慶福亦不能堪全欲往青州懼國苛留更折節為禮因會席間出劄白事國見其細故判從之全卽席再拜謝自是款息必請得請必拜國大喜語家人曰吾折伏此虜矣全

在青州寶慶元年全遣慶福還楚城使為亂潛約四軍相應四將不從於是慶福等謀中輟止欲快意於許國馬國晨起莅事忽露刃充庭客駭走國厲聲曰不得無禮矢已及顙流血蔽面國走亂兵悉害其家人縱火焚官寺兩司積蓄盡入賊國縋城走伏道堂中宿焉是日慶福首殺夢先以報宿憾明日國縊于途時忠義統領王文信提本部兵歸揚州謀縛守以其城獻事泄為鈐轄趙拱所阻文信遂與劉全還楚州盱眙總管夏全聞山陽得志亦懷異圖劉瑋厚賂之乃止及文信亂瑋懼夏全復動乃使卞整將兵三千視之使不敢動

整以邀文信爲辭引兵還揚州因僞言盱眙失守卞整爲亂於是揚州復震城門晝閉史彌遠當國懼激他變姑涵忍而後圖之謀帥莫可以徐晞稷嘗倅楚州守海州得全歡心晞稷亦勇往乃授淮東制置使令屈意撫全時慶福以事濟報全全牒義斌等曰許國謀反已伏誅矣爾軍竝聽我節制義斌罵曰逆賊背國厚恩擅殺制使此事皆因我起我必報此讎乃斬齎牒人南向告天誓衆見者憤激全自青州至楚城佯責慶福不能彈壓致忠義之鬪斬數人請待罪朝廷未之詰趙范時知兼提點刑獄得制置印于潰卒中以授晞稷全

逆晞稷已卯晞稷入楚城劉全躍馬登郡廳晞稷之全及門下馬拜庭下晞稷降等止之賊衆乃悅四月時青使人僞爲金兵道邳州出漣水奪全田租而伏騎八百以待全引騎度淮與鬪伏發全敗圍之慶福以兵往拔全出全與慶福俱重傷歸楚州丁勝張世雄欲乘全敗舉兵追北軍晞稷止之全後知其謀對晞稷詰之二人不爲屈然懼禍及已晞稷乃潛授世雄勝軍統制教使逃而陽索之北軍追世雄世雄且戰且走得達揚州晞稷屢令全還戰馬軍器于制司全唯唯退招姚紳及將校飲酒酣全語之故一人曰不若有官者棄官無

官者歸山東爲百姓一人抵掌憤然使全反全陽罵之
种以告晞稷翌日全見晞稷求納官晞稷撫之而去自
是不復誰何其後至以恩府稱全恩堂稱楊氏而手足
倒置矣五月全取東平不克引兵攻恩州明日義斌出
兵與全鬪全敗慶福往救又敗全退保山崗抽山陽忠
義以北遣人求晞稷書與義斌連和義斌納全降兵兵
勢大振進攻真定降金將武仙衆至數十萬致書沿江
制置使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時四總管亦各
遣計議官致書乞助討賊范亦以爲言不報全賄書制
置司誣義斌叛晞稷繳達之時朝廷知義斌之功

未欲行賞未幾義斌俟命不至拓地而北與元兵戰于
內黃之五馬山元兵說之降義斌厲聲曰我宋臣且河
北山東皆宋民義豈爲他臣屬耶遂死之戲下王義深
等復歸全全使人說時青亦附全二年三月元兵攻青
州全大小百戰終不利嬰城自守朝廷初以力未能討
故用晞稷調護及傳全被圍稍紓圖賊晞稷畏懦幸全
未歸以苟歲月朝廷方謀易帥劉瑄久在盱眙雅意建
闢又見賊勢稍孤意功名可立使鎮江副都統彭忞延
譽京師忞亦垂涎代瑄從吏尤力九月以瑄知楚州兼
淮東制置使忞代知盱眙晞稷不知也乙亥晞稷以戶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九
部侍郎召已出知袁州十一月瑋至楚州托激夏全曰
楚城賊黨不滿三千健將又在山東劉制使圖之收功
在旦夕太尉宜往赴事會何端坐爲夏全欣然領兵徑
入楚城時青亦自淮陰移屯城內瑋且駭且恐勢不容
卻復就二人謀焉時傳全已死福欲分兵赴援兵少卒
不往甲子瑋令夏全盛陳兵楚城賊黨震恐楊氏賂夏
全求緩師乃止三年二月楊氏使人行成于夏全曰將
軍非山東歸附耶狐死鬼泣李氏滅夏氏寧獨存全許
諾楊氏盛飾出迎與按行營壘曰人傳三哥死吾一婦
人安能自立便當事太尉爲夫子女玉帛干戈倉廩皆

太尉有望卽領此誠無多言也夏全心動乃置酒歡甚
飲酣就寢如婦更與福謀逐瑋辛卯全令賊黨圍州治
焚官民舍殺守藏吏取貨物時瑋精兵尚萬餘窘束不
能發一令夜半縋城僅以身免全旣逐瑋暮歸楊氏拒
之意楊氏反目圖已明日大掠趨盱眙欲爲亂張惠范
成進閉門不得入翺翔淮上惠成進出兵欲勦之夏全
狼狽歸金金人納之是舉也張正忠不從亂經妻女于
庭弁已自焚報至中外大恐劉瑋自劾未幾死初姚翀
從賈涉辟楚州推官全喜其附已爲引重當路得改秩
全請以通判青州國之死全借狎撫定以誑衆以功入

朝三月以种爲軍器少監知楚州兼制置种辟鄭子恭
杜未等爲幕客留母及其子于京買二妾以行至城東
艤舟以治事楊許种入城乃入寄治僧寺極意娛之四
月李全欲歸元懼衆異議乃焚香南向再拜欲自經而
使鄭衍德田四救之曰譬如爲衣有身愁無袖耶今北
歸蒙古未必非福全從之乃約降元元兵入青州承制
授全山東行省慶福在山陽自知已爲厲階懷不自安
欲圖福以自贖福知之亦謀去慶福福僞病旬餘張甫
者素厚慶福懼福疑已乃勸慶福往問疾福殺慶福及
甫甫本金元帥封高陽公歸全者也福以慶福頭納种

种大喜未曰慶福首禍一世姦雄今頭落种人
報于朝遣子恭繼奏捷瑋之敗儲積掃地綱運不續賊
黨籍籍謂福所致福數見种及僉幕促之皆謝以朝廷
撥降未下福曰朝廷建閫開幕不支忠義錢糧是欲立
制閫以困忠義也六月福乘衆怒與楊氏謀召种飲种
至而楊氏不出就坐賓次左右散去福以种命召諸幕
客以楊氏命召种二妾諸幕客知有變不得已往未朝
服至八字橋福兵腰戮之未南望再拜就斃二妾之入
种及見之福兵欲害种鄭衍德救之得免去須鬢緹城
夜走徒步歸明州未幾死朝廷以淮亂相仍遣帥必斃

莫肯往來始欲輕淮而重江楚州不復建園就以帥楊
紹雲兼制置改楚州名淮安軍命通判張國明權守視
之若羈縻州然賊徒黨塞南門開北門支邑民田皆以
少價抑買之自收賦以贍軍錢糧不繼如故賊將國安
用閻通歎曰楚州物賤可以樂生而劉慶福爲不善怨
仇相尋使我曹無所衣食與張林邢德王義深五人共
議殺福及楊氏以獻於是衆帥兵趨楊氏家福出德手
刃之相屠者數百人有郭統制者殺全次子通殺一婦
人以爲楊氏函其首并福首馳獻紹雲紹雲驛送京師
傾朝甚喜檄彭恂張惠范成進時青併兵往楚州便宜

戮餘黨未幾傳楊氏故無恙所殺者乃全次妻劉氏
恂輕儇每供四總管弄戲得檄不敢自決力遂惠成
進二人卽提兵入楚城與林等五人歡宴議分北軍爲
五使五人分掌之請制府及朝廷處之廟議謂青望重
惟聽青區畫省檄之下不及惠成進青亦恐禍及密遣
人報全于青州遷延不決惠等歸盱眙賊黨復振紹雲
赴樞密稟議淮東總領岳珂攝制府事惠成進旣歸錢
糧缺乏密約降金盧鼓槌許之二人給恂曰南北軍易
致激變宜令出入無得帶刃恂從之二人每宴恂必編
迫皂隸恂皆不悟八月辛酉復燕恂酒半縛恂恂從者

無寸鐵且醉皆就縛即日渡淮輸款以贖貽附盧鼓棹于泗州金兵至開門接之諸軍不戰皆降盧鼓棹與惠釋憾連媼金官惠有加俾專制河南以拒元自是金人窺淮東益急朝廷調京湖制置司兵萬人屯青平山以備全全得青報慟哭力告元將求南歸不許斷一指示不畔許之承制授山東淮南行省得專制山東而歲獻金幣十月丙辰全與元張宣差并通事數人至楚州服元衣冠文移紀甲子而無號義深走金安用殺林德白贖丁巳全邀青及張國明于淮陰國明辭疾青父子同至全推殺其子者郭統制斬之全亦惡青反覆青與

全被害遂併青軍紹定元年春全厚募人爲兵不限南北宋軍多亡應之又募南匠大治舳舻船自淮及海相望其秋全及楊氏大閱戰艦于海洋十一月全至楚州全山東經理未定而貢于元歲不缺故外恭順于宋以就錢糧往往買貨輸元宋得少寬北顧之憂遣餉不輟二年四月全以糧少爲詞遣海舟自蘇州洋入平江嘉興告糴實欲習海道規畿甸也三年二月御前軍器庫火得縱火者楚州軍穆椿全實遣之於是先朝兵甲盡喪矣全擬先據揚州渡江衍德等曰通泰鹽場在焉莫若先取爲家計全欲朝廷不絕錢糧乃挾元李宋二宣

差恫疑虛喝使國明達諸朝而元實未嘗資全兵有識
李宣差者曰此青州賣藥人也七月召國明稟議全以
寶玉資其行賓從所過揚言李相公英略絕倫其射五
百步朝廷莫若裂地王之與增錢糧使當邊境徧餽要
津求主其說既見廟堂以百口保全不叛八月全糴麥
舟過鹽城縣權制置翟朝宗嗾尉兵奪之全怒水陸數
萬徑擣鹽城據之知縣陳遇踰城走公私鹽貨皆沒於
全朝宗乃遣下整領兵扼境全留鄭祥董友守鹽城提
兵往楚全言于朝稱遣兵捕盜過鹽城令自棄城遁慮
軍民驚擾未免入城安衆乃加全兩鎮節令釋兵遣官

諭之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兒啼則與果不受朝廷爲罷
朝宗通判揚州趙璫夫暫攝事節制鎮江滁州軍馬趙
范趙葵慮全必反累疏力言之史彌遠不納全造舟益
急至發冢取粘板鍊鐵錢爲釘熬人脂擣油灰列炬繼
畧招沿海亡命爲水手又給璫夫以元爲詞邀增五千
人錢糧求誓書鐵券朝廷猶遣餉不絕全得米卽自轉
輸淮海入鹽城以贍其衆他軍士見者曰朝廷惟恐賊
不飽我曹何力殺賊射陽湖人至有養北賊戕淮民之
語聞者太息全又遣人以金牌誘脅周安民等造浮梁
于諭口以便鹽城來往又開馬擺港壽河引淮船入湖

為攻撓水砦計十月朝命趙善湘為制置使以圖全全
言於善湘曰趙制置岳總管二趙兄弟人自為政使全
難處全欲決定去就親往鹽城存劄若有疾全疑全者
如趙知府輩便可提兵決戰設能滅全高官重祿任彼
取之如或不能方表全心善湘甚憤范亦請調兵執政
鄭清之袁韶等議合力贊討全事遂決十二月金字牌
進善湘煥章閣學士江淮制置大使范直徽猷閣知揚
州淮東安撫副使弟葵直寶章閣淮東提點刑獄兼知
滁州俱節制軍馬全子才軍器監簿制置司參議官下
詔聲李全罪削其爵停給錢糧勅善湘等討之仍促荆

襄淮西諸軍赴援全兵突至灣頭揚州副都統丁勝拒
之時朝廷猶有內圖戰守外用調停之說璪夫得彌遠
書許增萬五千人糧勸全歸楚州璪夫以授全全擲書
不受曰丞相勸我歸了都統與我戰非相給耶遂引兵
抵泰州知州宋濟迎降全入盡收子女貨幣及是全聞
范葵已入揚州城咎衍德鞭之曰二趙入揚州矣江其
可度耶今惟有徑擣揚州耳乃配兵守泰州悉出衆宜
陵至灣頭立砦據連河之衝使胡義將先鋒馬駐平山
堂伺三城機便全攻城東門不利全隔濠見葵而去語
在葵傳全連日接戰俱不利會襄兵萬人至真州上埧

統制張達監軍張大連不設備急而全哨馬帥田
四擊之爲數截殲者五千達大連死之城不知也襄
兵敗全兇焰益振復引輕騎犯州城南門統制陳達率
勁弩射之范葵出軍迎擊乃去是日全玠等距淮安十
里焚全砦柵全將劉全出戰玠軍不利退屯寶應全志
吞三城而兵每不得傳城下全乃用宗雄武計築長圍
以困三城全張蓋奏樂平山堂布置築圍指揮閒暇范
葵令諸門以輕兵牽制親帥將士出堡砦西全分路鏖
戰自辰至未殺傷相當越二日范出師大戰玠等破全
將張友于都倉數日葵出戰又捷四年正月范葵累與

全戰俱捷始全反謀雖成然多顧忌好進喜事者欲使
賊爲重或陰贊之謂激作愈甚朝廷愈畏則錢糧愈增
又許身任調停之責故全兵將舉而張國明先召全之
託詞陳過棄城及歸過三趙圖已蓋成謀也及三趙用
宋師集諸閩易國明沮削全官爵罷支錢糧攻城不得
欲戰不利全始自悔忽忽不樂常歎曰國明誤我望日
全置酒高會平山堂有卒識其檜垂雙拂爲號以報范
喜謂葵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數
千而西取官軍素爲賊所易者張其旗幟誘之范麾軍
並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

城李虎軍已塞其甕門全寤從數十騎北走葵率諸將以制勇寧淮軍蹙之賊趨新塘新塘自決水後淖深數尺會夕晴浮戰塵如躁壤全騎陷淖不能拔制勇軍奮長槍三十餘亂刺之全曰無殺我我乃頭目先是令獲頭目無得爭以爲獻故羣卒碎其尸而分其鞍馬器甲并殺三十餘人類非卒伍但不暇問三日間追賊黨連破之俘斬及奪回糧畜蔽野葵使人痊新塘骸骨得左掌無一指蓋全支解也揚州平善湘以露布上帝驚喜太后舉手加額國明輩懼禍及已云全未死至資遊士助之及秦州凱奏繼上浮言始定三月庚寅禡祭有

梟鳴于牙占之吉別遣全子才率王旻等將萬五千人與子玠倚角取鹽城四月壬戌范葵遣諸軍薄淮安城下賊大敗死者萬餘五月丙戌朔官兵攻城自丑至未五城俱破斬首數千級生擒數百人燒砦柵萬餘家夷五城餘址賊始懼已亥子才率趙必勝王旻軍移砦西門道遇賊大戰又敗之楊氏諭衍德等曰二十年梨花槍天下無敵手今事勢已去撐拄不行我欲歸老漣水汝等請降可乎翌日楊氏絕淮而去賊黨遣使款軍門范等密聞于朝不可范乃陽許以誤之衍德等自知降亦不免始送款于金六月己未大戰于河西三砦賊大

敗楊氏歸漣水甲子復大戰淮安遂平議乘勝復淮陰
兵未行淮陰降金繼得探報云宋師遲一宿攻城淮安
亦爲金有矣於是全所據州悉平全之寇泰州官屬十
有九人皆迎降獨教授高夢月不汗又有海陵簿吳嘉
罵賊而死各褒贈錄嘉一子楊氏竄歸山東數年而後
斃全子松壽又名璫仕元爲江淮大都督亦嘗窺海道
犯淮安景定三年以漣海三城來歸獻山東郡縣請贖
父過詔授璫保信寧武軍節度使封齊郡王復全官爵
明年元兵圍濟南璫兵敗死焉

璫鄧州人自金避亂入宋得隸荆湖制置使孟珙

下珙攻金信陽整爲前鋒夜縱十二勇士渡塹登城
擒其守還報珙大驚擬之唐李存孝十八騎拔洛陽也
乃書其旗曰賽存孝累遷知瀘州兼潼川安撫副使元
兵以內難解鄂州圍督帥賈似道用整計殺殿兵以肅
清聞整與南方諸將多不相能制置使呂文德俞興尤
忌之會似道託會計邊費以陷諸閩整遂爲興所按整
懼乃籍州之十五郡戶二十萬降于元景定二年七月
也元主忽必烈授整夔府行省兼安撫使給以金符數
年爲鎮國上將軍都元帥總漢軍方整之叛也興率兵
討整屢爲所敗安撫高達兵亦屢敗四川都統張桂及

統制金文德曹顛俱戰死顛闔門死整每爲元主言宋可圖宜益屯兵廣儲積又曰臣願效犬馬勞先攻襄陽撤其捍蔽元之群臣沮之整又曰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爲正統今何置一隅不問自棄正統耶於是元主意決遣整同阿未督兵圍襄陽城鹿門堡及白河口爲攻取計旣而築實心臺於漢水中流多置戰具又築外圍以斷援兵造戰艦習水軍以奪中國長技皆整謀也咸淳八年五月荆湖制置使李庭芝遣都統張順張貴援襄陽整邀擊順死之惟貴得入城數月貴率兵出求援整謀知迎戰于龍尾洲殺貴殲其衆庭芝以金印牙

符授整漢軍都元帥盧龍軍節度使封燕郡王爲書使求寧僧持送整所以間整事覺整對元主曰宋設此以殺臣臣實不知元主命整復書謂受元主命不敢負也時襄陽拒守已五年整計襄樊唇齒宜先攻樊城九年樊守將范天順牛富俱戰死整屠其城遣所擒宋將唐末堅諭襄帥呂文煥文煥遂降元主賜整田宅金幣良馬整謂元主曰襄陽破則臨安搖矣若將所練水軍乘勝長驅長江必皆非宋有元主改整行淮西樞密院事陞驃騎上將軍行中書左丞尋詔整別將兵出淮南整銳欲渡江首將止之不果行及聞伯顏入鄂捷憤惋而

卒整乘蒙古方張之勢而效其知能以圖富貴宋之亡
皆整爲之忍矣哉

呂文煥安豐人文德之弟也文德有材勇淮帥趙葵招
致麾下累功擢夔路策應使景德二年授太尉京湖安
撫制置使兼知鄂州劉整叛俞興罷文德兼四川宣撫
使復瀘州遂授開府儀同三司四年浚築鄂常澧城池
迄事加寧武保康軍節度使度宗屢賜褒詔授少傅時
劉整獻計元主謂南人所恃惟文德然可以利誘乃遣
文德玉帶求置榷場於襄陽城外仍築土墻以護居積
文德爲請於朝外通互市內固堡壁時出兵哨掠文德

始得爲所嘗後聞元人益兵圍襄樊爲必取之計文德
嘆曰誤國家者我也疽發背乞致仕授少師衛國公尋
卒贈太傅謚武忠德祐元年追封和義郡王呂文信者
亦文德弟也歷官武功大夫沿江制司諮議官德祐初
與元兵戰于南康死之贈定遠軍承宣使文煥度宗時
自帶行御器械改知襄陽兼京西安撫副使元阿木同
劉整攻襄陽文煥拒守凡五年頗有勞咸淳九年樊城
陷文煥遂納筦籥與其子俱降元且爲畫攻鄂策請身
爲先鋒元主卽以文煥爲襄陽大都督恭帝卽位文煥
引元兵攻破沙洋城執守將王大用總管王虎臣翌日

連破新城殺都統邊居誼語在居誼傳未幾文煥帥兵
犯鄂州都統程鵬飛及權守張晏然以城降太皇太后
謝氏詔文煥息兵脩好不省及獨松關陷遣兵部侍郎
呂師孟等使元軍師孟文德子也因詔文煥贊和議亦
不省德祐二年伯顏兵至臯亭山太皇太后遣使奉璽
迎降伯顏令文煥慰諭太皇太后文煥因入內上表謝
而出有曰茲銜北命來抗南帥視以犬馬報以仇讎非
曰子弟攻其父母不得已也尚何言哉伯顏拘文天祥
於軍中祈請使吳堅賈餘慶等繼往伯顏引天祥與同
坐天祥面斥餘慶賣國且讓伯顏失信文煥從旁諭解

天祥并斥文煥及師孟謂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能以
死報國乃合族為逆文煥大慙恚師孟語在天祥傳中
呂文福者文煥從弟也歷典方州擢知閤門事又擢常
德辰沅澧靖五郡鎮撫使知沅州恭帝立元兵日逼文
福以所部淮兵入衛降詔褒獎尋加福州觀察使又加
保康軍承宣使遣使趣之文福至饒州殺使者入江州
降元於是常德鼎澧皆降矣呂師夔者亦文德子也歷
官提舉江州興國宮請募兵禦元師許之德祐元年陳
奕旣降元以元兵攻蘄州師夔適擢權刑部尚書都督
府參贊公事不受命乃與知江州錢真孫遣人如蘄州

請降伯顏入江州師夔設宴庾公樓節宗室二女以進
伯顏却之師夔與知信州謝枋得雅友善至是師夔以
元兵取江西攻信州枋得敗走鏐榜捕之執妻子下獄
妻李死焉端宗之趨廣也師夔同元酋阿里海牙及塔
出等率兵攻襲廣州諸郡故帝日航海無寧居云陳奕
者初諂事賈似道之王工以求進自小官躡貴顯為制
置使知黃州程鵬飛既降元以元兵攻黃州奕遣人請
降于壽昌軍且求名伯顏曰汝率眾來歸何慮名爵許
以沿江大都督奕大喜遂以城降奕子巖知安東州奕
以書諭之巖亦出降元主擢文煥諸人至中書左右丞

參知政事皆治行省事云

夏貴溧陽人理宗時為諸將累立戰功擢至保康軍承
宣使左金吾上將軍知淮安兼淮東安撫副使京東招
撫使賜金帶前後賜溧陽田六十頃既而知廬州兼淮
西安撫副使改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度宗又
賜金帶為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黃州累加檢校少保兼
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又為淮西安撫制置使兼知廬州
賜錢百萬激犒咸淳十年元兵連攻陽邏堡夏貴兵俱
敗貴沿江縱兵大掠歸廬州德祐元年元兵與孫虎臣
戰于丁家洲虎臣兵敗奔魯港貴不戰而去故諸軍盡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九
潰元兵日逼加貴開府詔以所部兵入衛時貴已蓄異志縱北軍岳全還致款附意明年正月元兵犯臨安貴遂以淮西降元貴遣從子招知鎮巢軍洪福福斬之既而福被執貴莅殺其二子并殺福福數貴不忠大詬之當姜才之被執臨刑也貴在傍亦爲才所切齒語在才傳元主擢貴至江淮行省左丞致仕仍官其子孫范文虎乃天順之從父呂文德之壻也景定中以戰功遷至左領衛大將軍主管侍衛步軍司兼馬軍司尋以白鹿磯功賞七官咸淳中遷殿前副都指揮使元兵犯樊命文虎總統殿司兩淮諸軍援之賜錢百五十萬

命帥文虎陰蓄異志貽書丞相賈似道請從中制勿聽命聞帥李庭芝於是文虎日恣淫樂久不進兵比戰又不力兵屢敗統制朱勝總管朱日新鄭阜先後被獲所喪舟械甚衆及樊城陷襄陽降給事中陳宜中請誅文虎似道庇之仍知安慶府事詳庭芝傳德祐元年正月元兵犯江州文虎遣人以酒饌迎犒及犯安慶文虎遽以城降伯顏授文虎兩浙大都督文虎持元主詔往諭安豐壽州諸鎮復同去里伯史樞率兵招安豐軍呂文煥陳奕先已降元用事太后謝氏詔諭文虎三人使通和議息兵文虎等方且爲元將兵日攻陷州郡乃

籍三人家二年正月元兵逼臨安恭帝降元駙馬都尉
楊鎮等奉二王渡淞江入閩伯顏諭文虎率勁兵五千
追之至婺州不及而還伯顏以臨安府爲兩淞大都督
府命文虎同忙古帶入城視事宋宗室孟采謀起兵事
泄文虎執而斬之元主擢文虎參知政事至平章政事
皆治行省事云時諸城守將降元者甚衆若池州都統
張林京湖宣撫朱禛孫湖北制置副使知江陵府高達
成都安撫使皆萬壽知太平州孟之縉知平江府潛說
友嘉興安撫劉漢傑建康都統徐旺榮鎮江統制石祖
忠此其大者餘見本紀中元主嘗召詰其降之易對曰

宋有強臣賈似道擅國柄每輕武臣故心離而體解元
主曰此惟似道一人之過耳汝主何負焉然則似道之
輕汝也固宜

留夢炎衢州人淳祐五年登進士第一咸淳元年自權
禮部尚書遷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未幾進樞密
使四年以觀文殿學士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德祐元
年六月入朝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兵馬臺臣
劾賈似道誤國請竄嶺表籍其家夢炎庇似道欲輕其
罰簽樞高斯得力辨之斯得與平章事王爚御史俞浙
相繼罷去皆夢炎爲之十月進左丞相時元兵日迫中

外文武諸臣率避禍逃竄太皇太后榜朝堂申以國法弗能止乃十一月夢炎遁太皇太后兩遣使召之不至以爲江東西湖南北宣撫大使二年元將峻都陷衢州夢炎遂降宋亡丞相文天祥被執元主忽必烈欲官天祥不爲屈曰倘得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王績翁同夢炎降者謀之夢炎欲合宋臣十人請於元主釋天祥爲道士夢炎曰使天祥復號召江南置吾輩何地天祥竟被誅元授夢炎禮部尚書至翰林學士承旨元主嘗以夢炎葉李優劣問趙孟頫對曰夢炎臣之父執重厚有大臣器葉李所讀書臣皆讀之所知所

能臣皆知而能之元主曰汝以夢炎優於李耶夢炎爲宋狀元至宰相當賈似道誤國依阿取容李以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夢炎仕元凡二十年皆老卒

康熙戊寅歲清和月古吳程氏騁懷書齋藏覽



康熙丙寅歲清和月古吳程元聘撰書齋藏覽



